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療妒緣 第三回 用巧計殺賊逃生 悔前非感恩結義

話說俊傑要巧珠出去拜堂，巧珠雖滿口應允，送進衣裳首飾，竟歡然領受，梳妝打扮，絕不露一些勉強不悅之色。見秦氏愁苦哭泣，還私自囑咐：「斷不可輕生，我定來相救！」秦氏見他如此光景，又如此說，不知他葫蘆裡賣出甚麼藥來。又見他妝飾畢，還叫請大王來議明，方與拜堂。你道有何議明？原來要安了他心，便好從中取事。俊傑那裡知道，連忙來到，說：「夫人，有何話說？」巧珠道：「大王既要我相從，我的終身，就靠著你。我看兄弟兩個，倒像個英雄豪傑，只所作為，俱非王道，但思殺人之命，奸人之女，劫人之財。忍心害理，天豈能佑！一旦官兵到來，死無葬身之地，必至連累奴家。

要成大業，必須力行仁義，固結人心，雖不望一統山河，也要鼎足三分，方見英雄氣象。第一不可妄殺，第二不可姦淫，第三男女不可混雜。依得我時，我便相從，並接我爹娘到來，助你成其大事。此女亦在我勸他從你哥哥，俾得大家都有收成結果。若不然，寧拼一死，決難從命！」俊傑還未回言，俊英聞知，急急走來，道：「弟婦所言，句句有理。我兄弟二人，原有此志，只一勇之夫，率性直行，並未思前算後。今聞弟婦之言，如夢初覺，如醉方醒，我兄弟斷然從命！且請出堂行禮。」巧珠隨同出堂行禮，送進洞房。俊英將後，鎖好房門，強拉二丑女進房不題。

且說巧珠進房坐定，見嘍囉托進酒筵，就立起身，對俊傑道：「既進此房，便是我的房了。如何容嘍囉進來，這不是男女混雜麼？」俊傑就急忙叫嘍囉出去，吩咐不許進來，「要酒我自來取也。」巧珠道：「既還要酒，何不就去取了來？閉上房門，大家好開懷暢飲。」俊傑道：「夫人之言有理，待我取了就來。」誰知山中老鼠最多，許雄合了上好鼠藥藥鼠，說人吃了也要昏迷，巧珠適藏在身邊，騙俊傑轉身，便將藥和入酒內，見俊傑取酒進來，閉上房門，就將取來的酒滿斟一杯，送與巧珠道：「夫人請酒。」巧珠急取一大杯，將藥酒斟滿回敬。

俊傑本是大量，一口便乾。巧珠也就吃乾，將藥酒又斟滿一杯，奉過去說：「大王，請成個雙杯。」俊傑也斟一杯，回敬道：

「夫人也請雙杯。」巧珠飲乾，見俊傑也乾，便又斟一杯道：

「吃個三杯和萬事。」俊傑道：「夫人也要對飲。」巧珠也對飲乾。看俊傑時，三杯落肚，漸漸昏迷，巧珠便立起，向他背上一拍道：「大王，再請一杯。」俊傑自己軟癱，開口不得。

巧珠輕輕將他抱到牀上睡好，連叫數聲不應，見房中掛著腰刀，急急取出，向他一刀。可憐俊傑做了一世強人，早已身首兩處。

巧珠看外邊人聲已靜，點了燈籠，下了帳子，將門輕輕開出閉上。來到後房，將鎖扭去，開進一看，秦氏還坐著啼哭，巧珠道：「大娘，且免愁苦，強盜已被我殺死，快快同我逃命！」秦氏道：「果然麼？」巧珠道：「奴家怎敢騙大娘！」扯著秦氏走出。道山前必有看守，山後未必有人，到後邊去尋出路。

不想來到山後，將燈一照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原來後邊是一絕地，如何是好？」又向兩邊一照，見東首有一棵大樹靠在山上，大喜道：「好了！樹上可以下去。待我先去看看出路，再來接引大娘。」一面說，早已從樹上下去。少頃，重複上來，說：

「下邊荊棘雖多，幸有一條小路可出。只大娘如何下去好？」

秦氏道：「奴家平地尚不能行，況此高山峻壁，如何得下？你既樹上可下，可急急逃生，奴家萬無生理，不要為我反誤了你。」巧珠道：「大娘說那裡話！你若不能逃脫，奴家豈敢獨自偷生！寧可一同死在此罷。」又向四邊一望，見馬坊中一隻大籬，許多繩索，道聲：「有了！」遂取出繩索，結好一頭，聚在樹上，叫：「大娘，坐到籬內，待我將繩放下去。」秦氏到此，原是拼命的了，依他坐在籬內，懸空掛下，然後巧珠仍從樹上下去，在籬內扶出大娘。

誰知秦氏嬌養身子，雖坐籬中，心上驚怕，早已頭昏眼花，扶出籬來，寸步難行。巧珠無奈，只得背著他走。燈內蠟燭已完，幸喜微有月光，只揀有路處走去。走出二里餘，方到大路，莫說秦氏難行，連巧珠背著秦氏，也走得筋疲力荊又恐強盜知道追來，只得又背著走。走不上一二里，天色已明，再走不動，略坐休息。忽聽得後面鑼聲大響，遠遠追來，叫聲道：「今番性命休矣！」欲要躲避，又無處可躲；欲要獨行，又撇不下秦氏。正在萬分危急，只見前邊兩人騎馬來。巧珠一看，原來是他爹娘，連忙叫道：「後面強盜追來，爹爹，母親，快去殺退，救孩兒性命要緊！」許雄夫婦聽說，也不及敘話，即將馬加上一鞭迎上。

原來追來的正是俊英。他與兩個丑女纏了一夜，因憶著後房之女，絕早起來，就到後房一看。見門上鎖已扭去，便道：

「不好了！」急急趕進一望，人已不知何往。連忙來問兄弟，見房門尚閉，連叫幾聲不應，將門一推，是開的，趕進一喊，又不應，只得到牀上一看，嚇得魂魄俱無，說：「奇了，奇了！」

如何兄弟殺死在牀，兩個女子都不見？」急忙喚起嘍囉，山前查看，柵門封鎖未動，問嘍囉，都說：「不知。」又想此山並無別路可去，難道都會飛麼？又合山尋覓，尋到山後，見一條繩索掛在樹上，扯起一看，見是一隻空籬，方知他從樹上掛下。

想下面俱是荊棘，女子也難行走，「快快從山前趕去，不怕不拿他轉來，斬屍萬段，替兄弟報仇！」

誰知這邊過去，卻遇許雄夫婦，送了女婿，轉來家中，不見了女兒，知是強盜劫去，連夜趕來，正遇女兒被追情急，故飛馬迎上，大殺一陣。俊英那裡是許雄對手，不上數合，殺得飛逃上山去了。許雄因記念女兒，無心追趕，撥轉馬頭，回到舊路。見女兒還在地上，有氣無力，旁邊睡一女子，不知是誰，連忙扶起女兒一問。巧珠一聞，便細細告訴說明。許雄便讓馬與女兒騎了，自己背著秦氏，一同到家，將秦氏背到女兒牀上睡了，巧珠就睡倒側邊春凳上。

許雄便叫妻子燒起湯來，取出兩丸定心丹來化了，將一丸與女兒吃了，一丸與秦氏吃。見他昏迷未醒，叫妻子將他扶起，把藥灌下，過了一時方醒。見一男一女立在牀前，拿粥湯俟候與他吃，又不知是甚麼所在，連忙坐起，問道：「你二人是誰？」巧珠見問，急起來到牀頭應道：「此是我爹娘。方才同大娘逃下山，又被強盜追趕，幾乎兩命不保，幸遇爹娘趕來，殺退強盜，救得回家。如今是安居無事，善自保重，待身子強健，或到京中，或回家內，找三人一同送去了便了。」秦氏聞言，大喜道：

「原來如此！你們都是我救命恩人了，待我起來拜謝！」何氏急急住道：「大娘何出此言！我女兒既隨官人，便是一家了。女兒終身，還全仗大娘照拂，些些微勞，何敢言謝！大娘身子困乏，不要勞動，且請先吃碗粥湯，不知可要用飯麼？」秦氏道：「粥也吃不下，飯那裡要吃。」巧珠道：「既如此，將粥來勉強吃碗罷。」何氏急去取了粥來，秦氏只吃得半碗，便吃不下。巧珠道：「大娘且請安睡罷。」便扶他睡好，方同爹娘到外邊吃飯。許雄便對妻子道：「我看大娘面貌，好像那裡見過一般。」何氏道：「便是我，也看來面善得緊，想來倒像夢中所見，天上降下同女兒上天的女子一般。」許雄道：「是，是，是，果然一些不差。如此看來，竟是天定的緣法。今日之遇，非偶然也。」巧珠見說，待秦氏更加誠敬。

到得晚間，吃罷夜飯，就取了一壺熱茶，帶到房中煨好，到牀上一看，見大娘睡熟，不敢驚動，將燈火添了些油，藏在壇內，自己就在春凳上和衣睡了。且說秦氏醒來，口中甚渴，見夜已將半，想來決無有茶，也不便開口。不見巧珠來睡，揭開帳子一看，見他衣服未脫，睡在旁邊，心中不安，叫道：「妹子，如何不到牀上來睡？」巧珠聽見，急忙起來道：「這邊睡總是一般的。大娘可要茶吃麼？」這一句，正合著秦氏的心，便道：「茶是要吃，只是半夜三更，何處得有，且到天明吃罷。」巧珠道：「奴家恐大娘要吃，煨著一壺在此。」先將火移出，剔得雪亮，便將茶倒了一碗，拿到牀上。秦氏接來，見還是熱的，正是一滴瓊漿時候，心中大喜，道：「賢妹，真我之知心也。此思此德，不知何日得報！」巧珠道：「大娘何出此言，奴家理當服侍的。」秦氏道：「賢妹，你也辛苦了，牀上甚寬，快脫衣同睡。若和衣睡在旁邊，使我一發不安了。」言之再三，巧珠只得到牀上睡了。

秦氏見巧珠如此待他，忽然想起昔日哥嫂所說之言，不覺追悔道：「我當初曾勸嫂嫂，說小老婆是斷不好的，我就真心待他，

他必假意騙我。如今看來，句句都是相反到底的。我若不虧巧珠，一百個性命也送了。巧珠若不因官人面上，與我水米無交，怎肯實心救我？若說他是假意，我身陷盜穴，萬無生理，他有本事逃出，官人可不是他獨佔去了，何苦擔著血海的干係，在萬死之際，拼自己性命，救我下山？到得山下，我又寸步難行，那時死在山腳之下，難道好怨他麼？他又從荊棘中拼命背我出來，到得外邊，連他氣力全無。後邊追兵又到，那時就是我的父母、丈夫、兄弟、兒女，也要各顧性命，舍我而去，他還不肯相拋，必竟死守一處，幸遇他爹娘到來相救。就是他爹娘，若有私心的，恨不得我死了，等他女兒好獨做一個正夫人，怎麼又肯救我？就是到了此地，我正昏迷不醒，他若不管我，也就死了，怕要他抵命麼？他又將定心丸將奴灌醒，粥湯調理，又知心著意，煨茶相候，一片真誠，何嘗有半點假意！我那年還說：「娶妾生子，家產便為他有，似乎與我無涉。」

如今看他，莫說巧珠待我竟如父母一般，就是他的爹娘，待我亦如嫡親骨肉。難道他與我官人生出來的兒子，倒不認我做嫡母麼？想來嫂嫂說話，句句都是正理；我的心腸，卻是癡愚偏見。況且嫂嫂是相門之女，他若要任性，哥哥未必不順從，他卻偏偏看得破，一嫁到我家，就替哥哥討了兩妾，又將十數個美貌丫頭教成一班女樂，朝朝吹唱，夜夜歡娛，本是富貴之女，造到神仙之樂。我家所處境界，也未必不如他，偏我妒忌成性，多少好丫頭，回的回，賣的賣，不留一個服役，好好的一個丈夫，偏又管得他畏首畏尾，外邊雖則承順，肚內必然仇恨，做親數年，愁眉相對，何曾有一日夫妻真樂。抑且早晚提防，未嘗有片刻心腸寬放，我又徒然自苦。後來進京會試，也是個喜事，偏我日夜多疑，把虛空的妄想，當了實在的過犯。就是做了一個夢，也不該如此性急，連夜趕來，必要尋見丈夫並那女子，致之死地，方得干休。不想趕到此地，丈夫不曾見，先送了兩個家人、一個小丫頭的性命。及至到山上，遇見了夢中之女，恨不得一時吞他在肚。幸虧我孤身，又陷於虎穴，若那時不是盜穴，又有護從，必然將一個有情有義的巧妹弄做冤家仇敵。誰知我的性命，倒虧他救出！想起種種所為，都是暴戾之性，死有餘辜。如今雖居活地，心虛膽怯，不時昏暈，還不知性命若何。」又想身阻異地，親人一個不見，倘然一死，骸骨還不知可得還鄉？越思越悔，越悔越苦，不覺心痛神迷，淚如雨下。

早被巧珠聽見，急急坐起道：「大娘，為何心中不快？要甚東西，可對我說，不要苦壞了身子。」秦氏道：「不要甚麼，只心上疼痛，甚是難過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又昏暈去了。嚇得巧珠一把托住，連連叫喚。許雄夫婦聽見，也趕進房來，何氏將他身上一摸，火一般的熱，心上甚是驚慌。許雄道：「不妨。」

他是嬌養的身子，從不曾受過驚嚇勞苦，昨日一夜，又受了些風寒，所以如此。可再將定心丹同太乙丹化服，慢慢調養，待我再請太醫來，看脈調治，自然就好的。」何氏就去燒湯化藥進來，巧珠扶著，微微灌下。一面叫喚，漸漸醒來，見他母女二人慇懃服侍，心中好生不安。

怎奈受傷甚深，服藥不能見效，反覺日重一日。三日後，請一醫生來，看了脈走出。許雄急急問他，他道：「大體還不妨，只心上憂悶，似不能寬懷。藥只能治病，不能治心，倒甚費手。只要心境一開，此病不日可癒。」隨即開了藥方，存藥數帖去了。巧珠即刻將藥煎好，送到牀前，扶起大娘吃了，扶他睡好。誰知秦氏病癥重，心上愈急，藥怎能見效！過了二十餘日，仍然如故，巧珠日夜眼侍，毫無倦心。倒是秦氏吃藥無效，見巧珠一家為他費錢費鈔，忙亂服侍，心上不安，想病到這般光景，料無好日，要等親人見面，又決不能，不如早死，倒還乾淨，何必再吃這苦水，延捱性命，徒自累人！」到此甚是傷心，悲淚不已。

巧珠又來寬慰，秦氏便執住手道：「賢妹，承你恩情，我起初還指望有好日，可以報答。如今看來，病人膏肓，決無好日，只求早死為幸。可為我致謝爹娘，只好來生補報了。但一還有一句不知分量的話，懇求賢妹，若能始終周旋，我雖死到陰司，做鬼也不敢有忘大德。」巧珠道：「說那裡話！吉人天相，不日自然就愈的。但不知有何吩咐，奴家決不敢有違。」

秦氏道：「並無別話，只我死之後，若能弄得我骸骨還鄉，等我哥嫂、丈夫回來，隔棺一見，死亦瞑目矣。至於後半段事，全仗賢妹主持，早生兒女，接續香煙，須要寬洪大度，善事官人，不要學我這薄命之人乖戾之性。官人回來，可對他說，不要憶念我，也不要仇恨我，我在陰中，自當保佑他。我前日匆匆出門，將房門封鎖，交與老僕婦看管。鑰匙在此，賢妹可收好。房中所有金銀首飾、衣服物件，都有細帳，在房中櫥內，一到家就要查明收拾。外邊帳目，各有家人經管，亦須不時查察。官人回來，自然明白。還有玉鴛鴦一對，是我夫妻分別時分開的，今日鴛鴦倒成對，人卻不能夠了，妹於也可收拾好了。」

奴家諸事已畢，只有早早打點我的去路。妹子也不必再管我了。」巧珠見說，也淚如泉湧道：「大娘，休說這傷心的話。太醫曾說，大體是再不妨的。只要保養身子，服藥調理，自然就好。」秦氏道：「藥是再不要吃的了，你再不要費心。」

巧珠見吃藥無效，也不敢再來強他，惟有早晚當心服侍，不時茶湯問候，得暇便焚香祈禱，願減壽以益大娘，早早全愈。不知秦氏病體可能得愈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